



何南

周口那片海

港城夕照

史学杰 摄

—

我的面前是一片海。

开阔的河道，清澈的水流，原本一平如镜的水面被春风轻踏出鳞浪。

此刻我在河南省周口市的周口中心港。春光正好，春风正软，阳光明亮而温柔。此时，水面上正停泊着一艘船舶，吨位颇大，其吃水线无言告诉我，船上已装满货物。这艘船正待命出发，通往达海、使命必达。

春阳照在船舷上，泛出的光芒与水反射的阳光无缝衔接，浑然一体。微白的浪花里，涌动着大海的语言；跳跃的日光中，是令人自豪的时光。范仲淹曾言“浮光跃金，静影沉璧”，说的是月光及月光浸润透了的江水，但我窃以为，这与面前的景象何其神似。

伫立于水面与陆地交界处，我恍若置身干历史与现代之间。据介绍，周口港有 2000 多年航运史，是淮河流域规模最大、靠泊能力最强的内河现代化综合码头。由于其独特优越的地理位置，这里已逐渐发展成为全国闻名遐迩的水上转运重地。

我是在河南农村长大的孩子，村南的青龙河就是我心里的长江。在我的少年岁月中，如果有人提及我的家乡竟然创造有那么多的辉煌，我定然觉得难以置信。直到此时，我沐浴着沙颍河的喁喁涛声，才有了些许实感。

相关负责人告诉我，如今沙颍河里已经有了白鱼，我惊诧且兴奋。白鱼这种娇贵的精灵，对环境、水质要求极高，它们能在此生长，足见周口中心港在飞速发展的同时，综合治理也卓有成效，环境向好，水质良好，白鱼们就是代言者。这片海，是蓝海。

二

古老的《诗经》里，早有我的先

辈的呼吸。字里行间，赋比兴里，有素朴的日常，也有永不褪色的誓言。

《陈风》十首中，“宛丘”巍然于或缠绵悱恻或豪放大气的意境中，成为人们恒久的仰望。“子之汤兮，宛丘之上兮。”“坎其击鼓，宛丘之下。”“东门之■，宛丘之栩。”宛，谓“中央隆高”之意。“宛丘”之名，载伏羲、女娲的丰功伟绩而来，承无数青年男女的炽烈爱情，聚成煌煌史册中的高山和柴米油盐中的传奇。几年前，系列音频《《诗经》里的周口》上线，周口这座三千年前走进《诗经》的城市，如今又以全新之姿，娉娉婷婷从《诗经》中走出。

宛丘，古时又称陈州，即今天的周口市淮阳区，相传是太昊伏羲氏、女娲与神农氏定都之所。从古至今这里有着无数故事：孔子断粮七日，弦歌不绝，包拯于此赈灾放粮，如今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三举办万人攒聚的太昊陵庙会……地质学家李四光考证，古中国多为海水覆盖之时，宛丘这片陆地已赫然出现，时为五亿七千万年前。

身为周口人，我初时尚不信，但置身太昊陵旁，熙熙攘攘中，面对冲天遏云的烟火，咀嚼皇天后土的启迪，恍惚间，史书暂抛慈眉善目的仪容，疾言厉色对我的浅陋予以告诫。瞬间，我仿佛经历一场心灵洗礼，蓦然回首，自己的来处就在烟火氤氲的顶端——那是人文始祖伏羲的陵墓，高大圆润，像一座小山，无数人虔诚地围着陵墓转圈，曾经最多时一天竟有 82.5 万人心怀“尊祖敬宗，慎终追远”的虔诚来这里瞻仰膜拜。

多年前，我曾为一部大型纪录片的解说词“恶补”河南灵宝历史。废寝忘食中，一位骑青牛白发长髯老者在我心底愈加清晰。他就是老子，春秋时期人，姓李名耳字聃，生于我的家乡——周口市的鹿邑县。《道德经》不过五千言，却被誉

为“万经之王”“中华文化之源”，是在全球范围内被翻译成最多种语言、发行量最大的中国典籍。

反复吟哦着“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“祸兮，福之所倚；福兮，祸之所伏”“天下难事，必作于易；天下大事，必作于细”等句，我心中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。求学时以为，这些思想的珠玑必然散落于不同的经典之中，但当我确信它们都出自《道德经》时，才释然且怪然。

如今，站在鹿邑太清宫与明道宫高高的台阶之上，春风拂过花叶，鸟雀低回中，我仿佛看到那位老者已从函谷关返回，任青牛在草地上悠闲吃草，而他就坐在我身旁不远处，满脸笑容。

这片海，是史海。

三

岁月赐予我家乡周口的不仅是物质上的阜盛，更是文化的熏陶。

一段时间前，我造访朱熹故里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，在那里偶然得知了一个名字——游酢。游酢是北宋书法家、理学家，程门四大弟子之一，“程门立雪”典故的主人公之一。而他与杨时不远千里拜望的程颐，就与兄长程颢在周口市扶沟县创立了大程书院，培养出诸如明代三部尚书刘自强，文学家李梦阳，“一母二进士”何出图、何出光等名人巨擘。

大程书院教化民生，淳化民风，自宋以降，受惠者可串起一部煌煌家乡教育史。

抗日英雄吉鸿昌也是其中之一。英勇就义前，吉鸿昌以树枝为笔，在地上写下《就义诗》一首：“恨不抗日死，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，我何惜此头！”字迹铁画银钩，诗句铁骨铮铮，令刽子手发抖。

吉鸿昌是扶沟县吕潭乡人，出身贫苦。正因如此，他长怀改变家境

的愿望，而他碗上所印“做官即不许发财”的耿耿誓言尤显珍贵。

这片海，是文海。

四

“万家灯火伴江浦，千帆云集似汉皋。”明代后期著名大臣熊廷弼在诗中惊叹周家口（今周口）的繁华。白昼将尽，暮色初降，他伫立船头，看到眼前景象，感慨足下这片土地究竟是周家口，还是浦口、汉口。

在我的眼中，夜幕精心呵护下的万家灯火、万家灯火精致镶嵌着的夜幕，均在倾情为这烟火红尘增彩加温。那林立的桅杆，不唯为伤口这块热土的夜晚添加了繁富明丽，更为我树立起自豪的理由。周口，这从诗句中飞出的精灵，经岁月钟灵毓秀的宠爱，渐渐出落成如今明艳的面庞。

我的家乡无海，但人心似海。你看，那宽阔的水面，足以通江达海；那浩瀚的史籍，足以让人身处容膝斗室而心如大海；那数不尽的风流人物、那脍炙人口的掌故、那凝聚着世人目光的景点，那令人大快朵颐的各色美食，汇成文化的汪洋大海……

这片海，是心海。我爱这片海。（转自 2025 年 4 月 24 日《人民日报海外版》）

随笔

窗外的春天

王海中

由冬入春，就像一个人遭遇困厄之后步入坦途，或者像一种新生，那些希望，甚至欲望，横无际涯地生长开来。这种生长能让人也变得年轻，犹如青春的复苏。年近花甲的我早已不再拥有青春，但我常常在春天“享有”我的青春——把年轻时的黑白照片翻出来，一张张摆在案几上，奢侈忘情地回味那些青春岁月，就像在寒冬怀念夏天。每当此时，我就在心里狠狠地埋怨自己，怎么就如此大手大脚地花掉了青春？惜忆青春，也就倍觉眼前春天亲近。“造物天然，色色皆新，春风吹而百草生，阳和至而万卉芳”，春天的生命力和表现力，如同从那些旧照片里复活的青春，重新融进我沧桑的筋骨……

少年时喜欢春天的月满半墙、花影流衣，喜欢明月朗照、漏断更残，喜欢听从泥土里发出的“唧唧唧唧”春虫的声音……春天里，天地自然形成的万物之美，融化到青春里，滋养奔腾的血脉，随后又一起融化到文字里，形成了年轻时的梦。进入人生的秋季，才慢慢懂得，春天没有哪一种生长能占尽春光，但一味地竭力伸展、抢占先机，缺少矜持与谦让，便会使春日免不了生出几分艳俗与躁动。如今，伏案向南，明窗朝东，春光一片，案几香茗。写久了，啜茗醉一醉，舞舞狂草飞一飞，在那幅经线和纬线交织的时光地图中行走、停驻，和生活对峙，再握手言和。听春夜的猫叫春，也不再觉得是什么喉声怪调，那也是春天美妙的音调。推开窗，窗外春雨款款绵绵，虽然还带有几分萧瑟，但也有一种清静、一种润泽，它唤醒了一冬的沉寂，把寒冷浸润成温暖。开窗邀入，“雨过琴书润，风来翰墨香”，胸中顿时生出青春般的激情。想起了苏轼，在黄州的那个春天，他也遇到一场春雨。同行的人都很狼狈，匆匆离去，但苏轼不愿成为伞具下的匆匆过客，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，一副竹杖、一双芒鞋，管它风雨阴晴！那是苏轼心中最美的春雨，它荡涤了一颗落有尘滓的心，使他“忘却营营”，心中“风静■纹平”。是春天给了苏轼最好的礼物，是春天叩开了苏轼“任平生”的心扉，他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。于是，他回归到一个

儒者的崇高境界：落难，他走出朝堂，走出书斋，走向土地，归入芸芸众生；闻达，他的追求是“他和他的百姓”。他的那颗心清峻通脱、无尽逍遥，真正成为无任何羁绊的自然之子。躯体在哪里又如何？他那颗为苍生祈愿之心始终是火热和坚定的，“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”成为他颠沛人生的坚定信念。

临摹几笔《兰亭序》，逸兴遄飞。三月三，修禊事也。山边有水，水中有渚，渚上有亭，亭外兰香。四十一位文学名家雅聚，流觞曲水，临流赋诗，散怀山水，萧然忘羁。右军俯仰天地，视察古今，在那个春天，以天为笔，以地为纸，墨凝辞章，《兰亭序》横空出世！一次春天的文学笔会，成就了惊世的神奇和精彩，幸甚至哉！右军揽春入怀，对酒慷慨：“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所以游目骋怀，足以极视听之娱，信可乐也！”那般气度风韵，那般情愫襟怀，风流雅俊，酣畅淋漓，让人心驰神往。春去春回，千载流水，公元 353 年的那个春天，虽短暂却永恒。

窗外春意融融，远方布谷声声，院子里的杏树下落英缤纷。小外甥女走到杏树下，像被什么惊住了，张开双臂，仰望着，像风一样流动在树下。我想，她的生命里是否第一次承载这么大的美的力量？她弯下腰，用白皙的小手把落花聚拢，然后捧起，猛地向上一抛，一场绝美的花雨！花瓣落在她的秀发上、肩上、衣服上，天地间布满了霞光。外甥女稚嫩的脸上贴着几片花瓣，风轻拂她那长长的秀发，透出满身的芳香和热烈。我望着她，她的体香和花的香味混合在一起，馥郁入心。我又想，从我全部的生命体验里和情感生活里，能提炼出几朵纯洁芬芳的花吗？心中停驻了多少这样的美好？这样想着，几分淡淡的愧怍从心底漫涌上来。

虽然我走过了生命的春天，但我仍会延续人生路上的春天，创造和珍藏这如诗如画的美好时刻，就像珍藏自己的青春，无论顺逆晴晦，无论几多坎坷，在万古悠悠的时光之海里，对抗生活的庸常与粗鄙，滋养我的生命之泉。

《周口日报》，我书写家乡的园地

王伯见

初遇《周口日报》，是在一个阳光洒满窗台的清晨。那时的我，还是一个青涩懵懂、对世界充满好奇与渴望的少年。一张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报纸，不经意间闯入我的视野。展开报纸，那简洁明快的排版、丰富多样的内容，如同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，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

我如饥似渴地阅读《周口日报》，每一篇文章都细细品味，就像在与一位智者对话，汲取着知识的养分，感受着文字的魅力。尤其是那些本土作者的文学作品，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浓郁乡情，让我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了更深沉的爱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对《周口日报》的喜爱与依赖愈发强烈。它不再只是我获取信息、欣赏文学作品的窗口，也成为我展示自己的平台。怀揣对文学的热爱与成为作家的梦想，我鼓起勇气，将自己稚嫩习作寄给了《周口日报》的编辑。那段日子，我心中满是期待与忐忑。终于，在一个午后，我翻开报纸，看到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出现在版面上，内心的激动与喜悦难以言表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自己在文学道路上迈出的坚实一步。《周口日报》给予了我肯定与鼓励，让我坚信自己的努力与坚持是有意义的。

此后，我积极参加报社组织的各类文学活动，在这些活动中，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我们一起

探讨文学创作的技巧与心得，分享创作的灵感与故事。在这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文学大家庭里，我不断学习、不断进步，写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。而《周口日报》始终如一地为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，像一位辛勤的园丁，精心培育每一朵文学之花。

2018 年，我参与了周口“满城文化”系列采风暨有奖征文活动。为了写好参赛作品，我沿着流经家乡的汾泉河，深入沿河村落、传统手工艺作坊，与那些坚守着传统文化的民间艺人面对面交流。数月时间，我先后到达汾泉河的源头——召陵岗锣鼓泊、中州名镇——巴村、白鹭园湿地公园等地，目睹了汾泉河人家的生活日常和两岸秀丽的自然风光，感受到了汾泉河的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。在采风过程中，我用心倾听老乡的讲述，用笔记下每一个珍贵的细节，回来后精心撰写自己的参赛作品《静静的汾泉河》。这篇文章在那次征文活动中有幸获得了二等奖。之后我又创作了散文《汾泉河畔白鹭飞》，发表在《周口日报》副刊上。许多人读后表示，通过这些文字，重新认识了家乡的“母亲河”，也意识到了保护“母亲河”的重要性。

我由衷地感谢《周口日报》，让我增加了书写家乡、赞美家乡的勇气和信心。

散文

听，麦田会歌唱

杨亚州

当豫东平原的晨雾还未散尽，大地像块浸透水的棉布，我便站在田垄上，视线被无限拉长，直至与天际线融成某种青灰色的混沌。无数道麦垄平行排列着延伸出去，仿佛大地的掌纹，又像是某种古老而神秘的密码，在立春时节悄然破译。

这便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，也是我深爱着的土地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待久了，就会发现豫东平原的麦田会唱歌，不信你侧耳倾听：

当露水从麦芒滚落时，你就能听见细微的簌簌风声。这种纤细的绿有着丝绸的质感，初生的麦苗尚带着婴儿胎毛般的柔嫩。风起时，整片原野便成了流动的翡翠海，叶尖泛起银白的浪沫，忽而向东漫卷，忽而向西奔涌。农人披着灰蓝布衫穿行其间，倒像是浮在碧波上的点点帆影。

晌午的日头将麦田晒成透明的

绿玉。这时，你会听到动物们的音律。蚱蜢在茎叶间跳跃，惊起一串串窸窣窸窣的声音。远处林带里的泡桐树擎着淡紫色的花盏，将村庄的影子浸在芬芳里。偶尔有布谷鸟的啼叫划破寂静，那声音清亮得像用溪水洗过，转瞬又被麦浪的私语淹没。

你嫌听到的声音太小不过瘾？那么就等黄昏吧！当夕阳将麦穗染成琥珀色，晚风里便浮动着青麦汁的甜香。农妇挎着竹篮穿过田埂，蓝印花布的衣角掠过麦梢，惊起几只野鸡扑棱棱飞向天际。远处传来豫剧的梆子声，苍凉的唱腔被平原的辽阔稀释成朦胧的烟霭，与炊烟一同在暮色中盘旋。

我常蹲下来倾听麦田的歌唱。微风拂过，麦田里的麦子欢快地摇曳着身姿，像是一群身着绿裙的精灵。它们交头接耳，发出“沙沙”的细语，那是属于它们的独特歌谣。随着风的节

奏，麦浪此起彼伏，齐声合唱，用灵动的音符，诉说着对大地的眷恋、对阳光雨露的感恩。

我一边闭上双眼聆听，一边用指腹触摸叶片背面细微的绒毛，像触碰婴儿的手心。我听到麦苗向我诉说，她在冻土里蛰伏整个寒冬，根系却始终向着地心深处生长的故事。

当暮色四合，天地间只剩下麦浪起伏的轮廓。星子低垂得仿佛要落进麦穗间，平原化作缀满钻石的墨绿绸缎。这时才懂得，一望无际不是空洞的苍茫，而是大地敞开慈悲的怀抱。踏入那片广袤的麦田，风，带着麦香悠悠拂来。麦穗轻轻晃动，发出“沙沙”细响，似在温柔呢喃。当满心疲惫、满心愁绪的我置身其间，这麦田便似拥有神奇魔力，将生活的琐碎烦恼一一驱散，抚平心灵的褶皱，让宁静与希望，在心底悄然生长。



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
投稿邮箱: zkrbdaoyuan@126.com